穿云破雾的安岚高速

文 / 杜延军

晨光初照，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从西安一路南下安康，半小时车程便从安康驶入被群山环抱着的岚皋县城。此行是参加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活动，对国家高速公路网银百线（G69）陕西境内在建的安岚高速岚皋至陕渝界段项目进行实地采风。

这条高速公路项目对我而言，再熟悉不过了，从它开工建设，我就以建设者的身份参与其中，多次往返于工地和施工便道，处处都留下了深刻记忆。看着每一座桥隧像初生的孩子，经过几年的风沙磨砺长成顶天立地的巨龙，同时也见证了这条路上每一个隧道从进洞到贯通、每一座大桥从打桩到桥墩林立、又从架梁到合龙的全过程。此刻，它正如一条黑色巨龙穿越巴山沟壑，连通曲折盘旋的山谷，刻写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维度。

一

随着中巴车驶入群山之间凸起的平地，就到了岚皋服务区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几位老熟人。

正在现场给随行的10多位作家、文化学者们介绍项目建设总体情况的曹支才是安岚管理处处长，他在工程建设一线奋战近30年，有着深厚的专业技术功底。前不久，他又获得了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，值得祝贺。

侯剑辉，皮肤黝黑，鬓角两侧显然已露出几缕白发，眼神里始终闪烁着年轻人的热情。他是安岚管理处分管附属工程的副处长，参与了省内多条高速公路通车前机电、交通安全设施、绿化和服务区建设，在西宝改扩建、宝鸡过境、南环线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是不可多得的专业技术干部。

李科，年轻的工地现场管理组组长，常年坚守在工地一线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对工地上每一座桥梁有多少根墩柱、位于什么地方、有多少片箱梁，他都了如指掌，是项目建设一线既懂技术又能管控质量的一把好手。

二

岚皋至陕渝界段项目，作为安岚高速建设中最关键、最具挑战性的核心路段，路线全长41.14公里，桥梁隧道的总长竟高达39.5公里，桥隧比达到96%。这就意味着，在41公里的路程中，要么是横跨山谷架桥梁，要么是穿山而过打隧道，真正的路基不到2公里，往往是隧道从半山上出洞，直接在半山上与桥梁相连接，施工风险和组织协调难度让常人无法想象。

采风沿着项目主线前行，车轮驶过一座连着一座的大桥，始终在村庄的上空行驶，路过月坝村1号大桥桥头，河对岸一字排开的十几棵古树映入眼帘，这便是从项目沿线移植到这里集中安置的枫杨古树群。看到它们，我突然想起当时的施工场景。工程技术人员在复核现场施工方案时发现，沿线有25棵150年以上树龄的枫杨古树分别生长在多处大桥桥面正下方和隧道口。建设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优先保护植被，工程随时为当地的生态让路，绝不能以牺牲古树为代价。

在当地群众心目中，枫杨古树是祖祖辈辈的记忆和乡愁。于是管理处随即组织林业专家反复对每棵古树的位置、生长环境等进行复核，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温暖的决定：为这25棵枫杨古树安一个新家！移植古树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，安岚管理处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林业专家，对25棵枫杨古树的根系分布和有关测树因子进行深入调查，反复踏勘，最终找到了眼前这块高速公路对岸的农田，作为最佳移植点。这里地势平缓，水文条件非常好，地下水位相对高，与古树所在位置气候条件基本相同，且土壤结构好、肥力高。2022年12月7日，25棵枫杨古树全部移栽完成，成为一段值得记忆的护绿佳话。

如今，25棵生机勃勃的枫杨古树与高速公路隔岸相望，让其真正成了有记忆的地标、可触摸的历史。看着是修一条高速，但在建设中这一群人干了不少保护自然、修复生态的实事，做了许多治山理水、显山露水的好事，让生态发展的底色更绿更亮。

三

转眼的工夫便进入了凤树梁隧道。这座隧道长4.79公里，由中铁四局三公司承建。记得2020年12月刚进场施工时，隧道进口在四季镇的四季河对岸，出口在滔河镇的滔河半山腰上，从隧道进口到出口走施工便道要一个多小时，且无施工场地，便道狭窄，大型施工设备和材料运输成为难题。沿线地质条件复杂，洞口地势高陡，洞内围岩稳定性差，施工安全风险极高，为此，施工人员在应对疫情等各种风险挑战的同时，通过不断优化施工方案，创新引进新的工艺工法，有效提升了隧道安全掘进效率，于2023年12月15日实现了左洞4793米的顺利贯通；2024年2月10日，又顺利实现了隧道右洞贯通。比原计划提前6个月实现双洞贯通。

关于“桥隧比例96%”，站在凤树梁隧道出口的曹支才给大家介绍：“如果在关中平原，这个数字或许只是技术参数；但在这里，每一米隧道的掘进、每一座大桥上完成架设的桥箱梁都是我们与大自然的深情对话。”对此，我深有感触。今天，这些隧道之所以能够如巨龙般穿越群山腹部，除了建设者们不断创新施工技术的智慧，还有他们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爱。

除了凤树梁特长隧道，这条路上尤其艰难且引人注目的，当属大巴山特长隧道。全长13.6公里的大巴山特长隧道，不仅是岚皋至陕渝界项目全线的头号控制性工程，更是陕西省在建高速公路中的第一长隧。它修建在大巴山深处，施工难度之大、技术要求之高，完全超出了陕西以往在建所有隧道的难度水平。隧道建设者们在大山深处，不仅克服了气候、交通、涌水、滑坡等重重困难，更是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属于他们的建设传奇。

四

在大巴山隧道入口，一股凉意扑面而来，“这里地质条件复杂，气候多变，涌水随时会发生，相当于在豆腐里打洞。”项目总工田万良如是说。他是隧道施工现场技术参数的掌控人，每掘进一米都随时关注着隧道的围岩变化和施工安全操作。“但我们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超前地质预报系统，就像给隧道装上了‘透视眼’，要随时确保施工的安全性。”田万良说，“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——这条路很难，这个隧道更难，一定要修成精品！而且是交通运输部的百年品质工程。”

在被称为“地质迷宫”和“隧道建设的博物馆”的大巴山特长隧道施工作业，建设者们总要挖空心思、花些大力气。当然，这样的付出也换来了惊喜的回报。

比如，受隧道埋深大、地处狭窄V字形山谷等因素影响，1号通风斜井反坡坡度达36.4%，采用有轨运输施工。通过三维网络分布式电磁勘探系统、地下空间三维探测等多元勘探，研发自动化监控量测技术，使隧道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控量测更加精准，科学指导现场施工。同时，采用隧道全要素信息化管理和隧道成套机械化设备等九大举措，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。在进场伊始，针对有轨运输施工效率低、安全风险大、综合成本高等问题，建设团队更是经多次现场查勘、组织论证，新增反坡坡度9.6%的2号施工斜井，并将原设计的有轨运输施工调整为无轨运输施工，成功将隧道关键线路缩短430米，节约主线工期近10个月。在隧道遇到特大涌水处置期间，通过利用2号施工斜井，保证了洞内人员和机械的快速安全撤离，实现多台套大型抽排水设备的高效应用，为有效降低隧道已施作段浸泡伤害等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在日最大涌水量达5.6万立方米时，通过对富水段落采取环形帷幕注浆，并配合“固定+移动”两级泵站反坡抽排水施工方法，安全高效穿越围岩富水段落。针对隧道施工安全质量风险点，在隧道开挖、初支、防排水、二衬等各作业环节上下功夫，通过自主研发“长短双排眼”爆破开挖技术、单轨道设岔道物料运输方式、增设防火灾应急救援箱等19项举措，累计获得科研成果10余项、发明专利13项、实用新型专利5项、省部级工法7项、国家及省部级优秀QC成果10项，有效提升了隧道标准化施工管理水平。

五

从大巴山特长隧道返回岚皋县的路程宽敞顺畅，只见蜿蜒的公路在山峦间伸展，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系在秦巴山脉的腰间。远处，几辆工程车驶过，车灯在暮色中划出两道流动的光痕。

大巴山特长隧道的建设历程在脑海深处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可见，充满了太多的艰辛和挑战。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、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种种不可预知的困难，建设者们没有退缩，凭借坚定的信念、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，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感谢所有参与项目建设的人们，是他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铸就了这条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。

岚皋至陕渝界段高速通车后，从西安到重庆城口的车程将从9小时缩短至3小时，它承载的不仅是川流不息的车辆，更是陕西交控建设者对绿色发展、生态建设的承诺，尤其是三十八万岚皋和城口人民将因此受益。

车轮滚滚，带起一路尘烟。在秦巴山脉的深处，在滔河奔涌的水流中，在那些被精心保护的古树年轮里，永远镌刻着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群人，用最现代的技术，最温柔的方式，在群山之间书写了一曲生态与发展的壮丽长歌。

这歌声，将随着岚皋至陕渝界段的通车，传得更远，更久。

（杜延军，笔名周默。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省交通作协副秘书长，现供职于陕西交控集团建设管理公司）

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

食味物语

今天，请你吃『疙瘩汤』

文 / 梁子

哎！你吃没吃过“疙瘩汤”？黄的，是鸡蛋；绿的，是青菜；红的，是番茄；白的，是有小疙瘩的面浆。色彩缤纷的食材相亲相爱在一起，一碗美味的汤饭，热、糯、鲜、香。

说起吃面汤，南方、北方，味道不一样。北方味道重，南方鲜味扬。有人把虾仁、蛤蜊切碎了，和鸡蛋、番茄混在一起做，那汤饭不同凡响。但它们都有个民俗气，烟火气集于一身的名字——“疙瘩汤”。

世间的美食千千万，“疙瘩汤”一直美名扬。它的做法简单，百姓喜欢。它的口感滑润，滋味绵长。它那么老少咸宜，养胃舒坦，早晚吃一碗，一天神清气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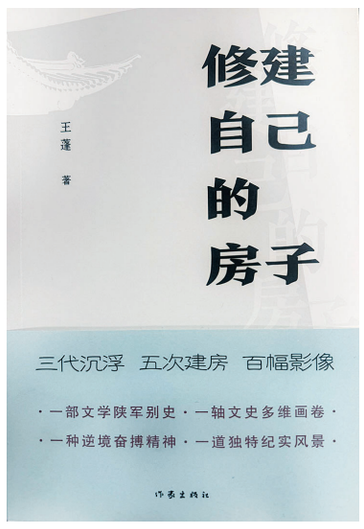
当你平生第一次做“疙瘩汤”，要做好，也很费思量。把面粉加水上劲搅出小疙瘩，菜蔬切成小丁的模样。热锅凉油炒香了菜，调味的佐料，多种而适量。

滚烫的汤中倒入面疙瘩，碧绿的小葱洒其上。小小的“疙瘩汤”彰显厨娘精湛的手艺，软糯有味，一口入魂呀，几天不吃一回，心中就很想。

生活之美，美在了“疙瘩汤”。爱上这一口，浓情于“疙瘩汤”。今天，请你吃一碗，就赶快跟着学一场。毕竟，它也是根深于华夏大地的美食，龙的传人，可不要把它遗忘……

文化快讯

作家王蓬长篇新作《修建自己的房子》出版



陕交讯　近日，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、汉中市文联、作协原主席，古栈道古蜀道研究学者王蓬创作的长篇纪实作品《修建自己的房子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全书图文并茂，575页，40万字，是一部以亲历、亲见、亲闻视角展示半个世纪、一个家族、三代男女、五次建房为主线的纪实作品。本书叙述面广，作者从城市少年到农村，18年务农再到鲁迅文学院、北大首届作家班，从长安到罗马，从土屋到文学馆；涉及文学陕军多位主将，农民诗社创建始末，秦岭南麓三线工厂与市井风情，秦蜀陇鄂雅风美俗与能工巧匠；一条主线，多路并进，流年碎影，摇曳多姿。更有百幅图像佐证辉映。堪称：一部文学陕军别史；一轴文史多维画卷；一种逆境奋搏精神；一道独特纪实风景。可谓：三代沉浮，五次建房，百幅影像。

王蓬先生曾于早年凭借对文学的赤城，创作出了浸着陕南乡土气息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油菜花开的夜晚》，后又以磅礴的叙事与深沉的人文关怀创作出长篇小说《山河岁月》《山祭》《水葬》等作品，蜚声文坛。同时，作为一位致力于古栈道、古蜀道的研究者，他的脚步并未囿于书斋，也向着更辽远的天地延伸，曾历时30年，经过二三十次西行，穿越戈壁荒漠，踏遍古道烽烟，探访古丝绸之路的遗踪，最终创作出学术性文学作品《中国蜀道》《从长安到罗马》《从长安到拉萨》《绝壁上的史诗——秦蜀古道遗迹调查》等著作60余本，为梳理古道文明、交通文史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新作《修建自己的房子》，虽讲述的是个体与家庭的奋斗史，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时代巨变、所蕴含的脚踏实地、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，与一代代交通建设者筚路蓝缕、铸就通途的实践与情怀深度相通。该书将为读者提供独特的人生启迪，亦可作为行业文化建设的厚重读本。（向　晖）

絮语轻谈

冬日的大地

文 / 李海莹

列车缓缓启动，仿佛幕布徐徐拉开，冬日的大地就此上演一场流动的风景秀，一如灯光舞台上持续铺展的长卷，万般景致皆清晰入目。

冬日的大地，主色调是灰、白、黑，间或点缀着零星的黄与红，一眼望去，凉意便顺着视线漫上周身。天空时阴时晴，全由那瞬息掠过大地的云层定夺。许是应和着冬的凛冽，苍穹多半时候是灰蒙蒙的，天地就此晕染成一片，难分界限。近处矗立的楼宇，竟像是远山幻化出的轮廓，朦胧又真切。唯有澄澈的蓝天当空时，才算是扯起了最鲜亮的背景，大地上的一切，便都成了恰到好处的点缀。

一列列银灰色的电铁塔，如沉默的卫士般伫立在铁轨旁，身姿挺拔又规整。它们肩扛着交错的电线，那些银亮的线条在冷冽的风里绷得笔直，一端连着天际的流云，一端牵着远方的灯火，随着铁轨的延伸，无声地铺展向苍茫的冬日旷野。

旷野里的巨大风车，是这片大地上唯一醒目的“动”物。它舒展着叶片，漫不经心却又永不停歇地转动，仿佛背负着某种无言的使命。平展的田地间，刚破土不久的麦苗，把土地晕染出淡淡的绿，那是最质朴的绒毯。闲踱其间、啄食觅虫的雀鸟，正独享着这份柔软。

树木褪尽了绿叶的华服，还原了本真的模样，疏疏朗朗地伫立在大地上，安然休憩。南飞的候鸟早已远去，只把光秃秃的巢窠留在枝丫间，孤零零地守着。河水静静地躲在大小不一的大地浅窝里，漾着细碎的波纹，似在与水底的游鱼捉迷藏。

白墙红瓦的村落格外惹眼，屋后的残雪尚未消融。想来屋舍里的主人，此刻定围坐在暖炉边，或是偎在热炕头上，享受着这一年里难得的慵懒时光。

大地沉沉酣眠，麦苗在泥土下悄悄拔节，树木在寒风中盘算着来年的枝繁叶茂，河水也眷恋着这一季的清冽……南来北往的旅人倚在车窗边，一边凝望这冬日光景，一边在心底，悄悄编织着关于春天的梦。

列车靠站的刹那，行人便登场了。和你一样裹着厚棉服，拖着行李箱，或肩背或手拎大包小包的旅客，正以出站的姿态，缓缓退出眼前的幕布。（作者供职于西商分公司）

真挚情怀

老袁

文 / 袁佳

说起老袁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丝不苟，然后会想到他头顶那略显单薄的白发。与石头打了多年交道的他，网名叫“石头”，人也像石头：性子坚硬，一身傲骨，不汲汲于俗世，更不肯低头求人。他的欲望简单得很，三餐粗茶淡饭便觉满足，修好一件家用小物，就能生出满满的成就感。

曾经的老袁，也是黑发浓密，甚至是全脸络腮胡。我时常跟朋友开玩笑说：“看，如果在我这张脸上贴上胡须，那就是活脱脱的老袁！”尤其这几年，当我步入中年，越来越觉得，自己活成了记忆里三四十岁的老袁。

老袁学地质，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。毕业后分配在矿山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。在矿山的小宿舍里，他学着自己做饭，能有什么味道呢？一碗挂面，放点油盐，扔点青菜，他就这么走过了自己的大好年华。

在那个离妻女很远的矿山，三四十岁的老袁是个实打实的绘图高手。圆规、长直尺，摊开一沓厚厚的红色坐标纸，拿上2H铅笔，他目光深邃、鼻梁挺拔，半伏在那张略显陈旧的大桌上，一手夹烟，一手在纸上细细勾勒、密密标注。末了，在图纸一角写下自己清秀又不失苍劲的名字。也只有在这时，他才会轻轻舒一口气，眉宇间紧锁的皱纹缓缓舒展——一张完美的地质测绘图，就此定稿。

进入中年的老袁是个“话题终结者”。开口便是寥寥几句，简单、严肃，不带一丝多余的寒暄。他说，能做就少说，能做就不说。

印象中他好像无所不能，什么都会修，铁的、木的、电的，经他一摆弄，完好如初。甚至老家的那两层楼房与庭院也是他的设计。门前的场院独树一帜，阶梯状的院子，形状比“丰”字多一横，中间那条与身体同宽的“竖”形石板道，成了我小时候的滑梯。时常有对门的女娃、隔壁的男娃来和我一起玩耍。日子久了，石板被磨得愈发光滑，阳光洒在上面，折射出细碎的微光，像极了沉默的老袁，被严丝合缝地嵌在生活的缝隙里，不声不响，却撑起了一整个家。

老屋左侧留着一小块空地，闲暇时，老袁便在那里种菜。盛夏日头下，他穿着一件白背心，挑着两只水桶，忙起来常常忘了吃饭。他依旧是那副沉默的模样，弯腰、浇水、除草，落日的余晖洒下来，给他浓密的眉毛、笔挺的鹰钩鼻，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，勾勒出一幅深沉的剪影。

老屋旁生着两簇翠竹，右边那一簇格外茂盛。细细直直的竹竿，一到春天就卯足了劲儿疯长，没几天便褪去笋壳，蹿得比大人还高，最高的几竿，甚至能探到二层的屋顶。风一吹过，竹叶簌簌作响，细细的竹枝轻轻摇曳，弯下腰去，却始终不曾折出过大的弧度，待到风势稍减，便又“弹”回原状。那起起落落的姿态，像极了童年懵懂又有些不知所措的我，更像每到周末，归心似箭又步履匆匆的老袁。

若不是现在的老袁变得善谈了，我恐怕很难清晰地想起那个三四十岁、不苟言笑的他。老袁老了，但骨子里的精气神半点没减，依旧眼明心细。他会特意从老家捎来水泥，帮我修好家里松动的窗帘杆；我在厨房做饭，他就默默收拾碗筷，一刻也不肯闲。年轻时，他为了工作离家太远，错过了太多陪伴妻女的时光，到老了，便总想多陪陪女儿，多帮帮女儿。

我好像也得了他的真传，闲暇时就在家中，擦擦扫扫，看着窗明几净的屋子，心里就觉得格外舒服、踏实。这几年，我工作忙，每逢寒暑假，他必定会赶来我这儿，陪他的大外孙。如今的他，爱笑、常乐，全然不是我儿时记忆里那个严肃、一板一眼的模样，他变得温和、可爱起来。年少时，我在他面前从不敢表露的脾气，这几年倒是没少发作，可老袁却不怎么生气，反倒常常劝我，“开开心心才最重要。”偶尔真被我气到了，也只需稍微哄上两句，便又眉开眼笑。

68岁的老袁，会坐一小时班车，再等半小时公交，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来，只为给我捎来一碗老妈炖的骨头汤。他摘下头上的鸭舌帽，露出愈发稀疏的白发，脸颊却透着一抹健康的红润，鼻梁依旧高挺，侧脸的线条依旧立体分明。我忍不住打趣他：“几日不见，老袁你又帅了！”他听罢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他还扬言，等到了70岁以后，还能带着我登五岳，且要健步如飞。这是我和他之间，一个温暖的约定。我总盼着，到了那时，他依旧能走在我前面，一步一个台阶，不用太快。只要看着他那倔强花白的头发，看着他稳稳的背影，我便会像小时候那般，安安心心地跟在身后，一步，一步，又一步。

有些爱相会的晚，就像小溪流拼命奔跑才能看到大海，而那片海，也是独自熬过了无数个潮起潮落，扛过了风浪的冲刷，才慢慢积攒出包容万物的模样，亦如我和老袁。他几乎错过了我的整个童年与青春期，这份缺席，也悄然影响了我的择偶观——不求多富贵，只求性情温和，能守在身边就好。可他又以一种奇妙的方式，带着可爱的模样，高频高燃地走进了我的中年时光，让我对家人，对人生，对那些“不得不”的遗憾，对那些“冥冥之中”的缘分，有了全新的认知与体会。此刻，我非常笃定地得出一个结论：老袁，不老！

（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）